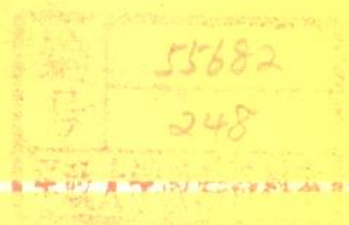


[美] 安德鲁·利维森 著



工人阶级多数



商务印书馆



工人阶级多数

〔美〕安德鲁·利维森著

本馆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6年·北京

Andrew Levison
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Inc.
New York 1974

内 部 发 行

工 人 阶 级 多 数
〔美〕安德鲁·利维森著
本馆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9 1/2 印张 195 千字
1976 年 5 月第 1 版 197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17·150 定价, 0.74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美国人安德鲁·利维森曾在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当过工人,现为佐治亚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改革中心的研究人员。

近年来,美国流传着一些粉饰工人阶级状况的神话,如说美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少数,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等)的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不断提高的收入已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别,蓝领工人现在已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等等,作者用具体统计资料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仍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比数还在逐年增长,美国在业工人的大多数是贫困的,远远够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事实证明,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工伤事故、职业病很多,课税繁重,又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毫无根据的神话。

虽然作者看到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问题,但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他也就根本不敢和不愿触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反而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政党的职能,鼓吹阶级合作,宣称:“本世纪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不适合美国工人的需要”。呼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组成政治联盟,进行所谓社会改革。实际上这是

在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而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出谋划策。

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阶级结构、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1
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	6
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	41
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	85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	120
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160
第六章 当前的局势	200
第七章 将来	236
注释和资料来源	279

前 言

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久已成为首要的新闻，以致今天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以及所有希望进步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更加根本和迫切得多的政治问题，即蓝领工人选举谁的问题，倒显得黯然失色了。揭露尼克松政府长期存在的欺骗、腐败和非法活动的混乱情况，也许可以断然地削弱保守派所吹捧的“正在露头的共和党多数”的活动能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1972年，蓝领选民投向尼克松。1976年他们又将如何呢？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中心问题。

其原因很简单。如果象中间派所说的那样，1972年的选举表明美国工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目标业已丧失信心，并选择了右翼作为他们的政治根据地，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进步的方面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够争取到美国人民的大多数。根据这一论点，水门丑闻从其结果来说，只不过是长期保守倾向的一个暂时挫折，并且1976年仍将选出这样一个总统，他即使在目无法纪方面比不上尼克松，在政治保守方面却将与尼克松不相上下。

尽管那种前景很阴暗和令人沮丧，许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却已开始予以承认。他们断定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不顾工人，而谋求与妇女、青年和社会上

被疏远的人们结成联盟。他们回避蓝领问题，在别处寻找赞助者。

这些是广泛持有的看法。本书的中心论题是，所有这些看法根本是极端错误的。不应当忘记在美国有争取进步多数的希望，完全不必抛弃基本的进步原则和理想，也不应该把那些缺乏共同兴趣的、彼此大不相同的集团提出来作为解决目前政治困境的办法。

所有这类办法是从绝望中产生的策略，而不是认真了解美国工人的实际问题、合理的不满，以及——十分重要的——很不错的民主本能。它们是根据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普通看法而得出的结论，而那种看法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想一想蓝领工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吧。虽然五十年代“富裕工人”的愉快形象，近年来已变为不那么欢欣鼓舞的“中等美国人”，可是一一般都承认，蓝领生活的传统不满已经成为陈述，工人现在是“较低的中产阶级”，是富裕的美国社会中非正式的低级伙伴。沒有价值一千美元的立体电视机，或许沒有到阿鲁巴岛去作圣诞节旅行，可是据一般的看法，他们越来越同美国郊区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一样了。

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们谈论技工工资过高，收入差距很小，实际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的生活不仅远远不够富裕，而且低于政府给一个充分舒适的“中等美国人”的生活所规定的一般标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基本上用双手劳动的人和用脑力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并且象那种关于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办法一样，与实际

情况不符,实际的情况是,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地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已接近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了。在工作上,在社会中,工人往往不仅面临着最严峻、最迫切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虽然多年来有真正的改进是无可否认的,可是牢固地存在着真正和根本的不平等,也是无可否认的。只要考查一下,甚至那种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白领社会的由来已久的陈词滥调,也变成一种歪曲事实的完全骗人的鬼话。在本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美国人的大多数仍将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专业的或从事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

对于工人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流行看法,同样是不对头的。尽管有人常常把他们讽刺为远比中产阶级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可是认真的考核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确实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强烈思潮,但是,如果现在把所有的工人都看作是殴打学生的充满仇恨的保守派工人,那就与三十年代亨利·方达主演《愤怒的葡萄》影片时把汤姆·乔德的形象无耻地加以浪漫化的情况一样是不正确的。选举的结果和其他实际生活态度事实上都表明,在某些主要方面,蓝领工人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一股保守力量。

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些说法和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一切事情截然相反,所以他们会马上加以驳回。但是,虽然每一种说法都同二十多年来已被接受的一种普通看法相抵触,它们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必须指出的是,根据传统观点作出的关于工人的每一种预言,尽管被人广泛接受,实际上都是错误

的。它说什么蓝领和白领已经变得几乎不可区分了。然而在1968年，先在华莱士竞选运动中，后在工人和学生的冲突中，工人十分突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根据这些事件，人们认为工人突然成了这种“社会问题”的俘虏，并且成为受阿格纽或任何其他乞灵于种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反动政客欺骗的傻瓜。

民主党在1970年选举中的胜利，再次证明关于这一普通看法的预言是错误的。然而，在1972年7月，民主党虽然孜孜不倦地要确保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目的妇女、青年和黑人的代表，却没有认真讨论应当如何同样关心工人代表人数的问题。标新立异的报刊可以在大会上拥有发言权，但一些工会职员——他们都是支持麦戈文的——却连旁听证也拿不到。这对于那些从电视上注视着这次大会的蓝领工人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一个技工是南部一个地方工会的车间代表，他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归纳了这种情况：“我在那里看到的仅有的工人是戴着华莱士式的礼帽的。”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但这已足够说明，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阶级的这种混淆不清是多么有害了。

关于蓝领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富裕以及政治见解趋于极端主义的神话，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它每次被接受，就引起工人的反感，使自由主义者陷于孤立。它所酿成的漠不关心和彻头彻尾的恩赐态度，已经成为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社会运动、特别是和平和生态学的绊脚石。它在尼克松再度当选总统方面起了作用；如果我们死抱住这种态度不放，那就会在1976年选出一个象华莱士那样的人物或比他

更糟的人。每当所订定的政策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时，这些概念就曾导致失败。如果象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它们是根本错误的，那么，这该是一劳永逸地抛掉它们的时候了。

简单地说，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 需要作一点最后的说明。由于本书的主题不仅是专家们感到兴趣的，而且也是每个关心美国前途的人都感到兴趣的，所以作者尽最大努力要把本书写得简单易懂。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一个一个的结论都和广泛持有的看法相抵触，所以那种避免图表和脚注的潦草而过分简单的文体（这是许多关于一些专题的“通俗”论述的特点），也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其结果我希望是一种恰当的折衷办法。所有事实都作了脚注，应该有详尽资料的地方就使用图表。

另一方面，不使用比百分数更为复杂的任何统计标志法，把一些互有关的数据等等尽可能改写成普通英语。同样，虽然一段中有许多脚注和各项都有脚注，对于专家们十分方便，可是对许多读者来说，它们就象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祈祷在一个上教堂的农民看来非常陌生和望之生畏一样。因此，在许多场合，在有一系列有关的轶事或事实的地方，就在这一段或有关的几段的结尾处用一个脚注，向有兴趣的读者指出所使用的资料出处。

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

—

这是秋季里寒凉而阴郁的一天，中西部就是以这种天气而闻名的。我坐在一所大学的教室里，厌倦而心不在焉地记着笔记，记录那“十大”学院中把人们从一年级拉扯到四年级的大批不知其姓名的教授之一的讲课。

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后排，他也同样厌倦和精神涣散。他是一个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出生在密尔沃基郊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里。讲题是“工人阶级”；如果这个教授的讲述稍有一点趣味，无论如何也会使我的这位蓝领朋友从那种意气消沉的状态里振作起来。

可是，这个教授只是复述对战后美国社会的普通看法，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新奇的东西。他说，“由于若干原因，工人阶级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中心力量了。

“第一，他们已经成了少数。白领工人的人数现在超过蓝领工人。

“第二，越来越高的收入水平已经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严格区别——有些蓝领工人，象铅管工和技工，所挣的钱多于职员和教员之类的白领工人。

“第三，各郊区已经实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化，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与众不同的工人阶级地区或文化成为历史

陈述了。”

这个教授继续讲这种变化的政治含义，在他看来，这就是任何与众不同的“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结束。

这堂课是在 1967 年秋季讲的——不到六个月，乔治·华莱士就不再抱有这样的想法：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从政治上说和他在美国郊区的大学教授同伴一模一样。

关于美国工人的百分数、生活和种种条件的其他论点，不是那么容易销声匿迹的。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到今天，有很多人仍然相信它们。

那时我没有怀疑我的教授。可是，如果我有所怀疑，我就可能会请教我的朋友，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事情，而这些决不是我从听教师讲课时所能得到的。但是大多数大学学生和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真正和工人接触过，因而那个教授所列举的三个论点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无疑地正确的。但是，这些结论的每一个都是错误的，并且对于使美国在七十年代争取进步的任何合理的战略来说，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必须丢开的神话。

二

头一个结论说美国人的大多数是白领，这似乎难以否认。例如，即使那间教室里的一个学生没有被他的教授的说法所说服，他也找不到什么根据来支持他的怀疑。他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有一张满页的图表，使各种白领职业显得遍布美国，就象一支挺进的大军横跨欧洲的地图一样。教科书中有关的一

段开头是这样一句反问：“为什么发生从蓝领到白领、从体力到脑力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呢？”¹ 这一页的其余部分都用来提供解答。

一般地说，这就可以打消任何怀疑了。但是，如果这个学生怀疑他那“标准”教科书和教授，并去请教最有名望的自由派甚至激进派的社会理论家，他本来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确实没有对这神话提出异议。在《新工业国》一书中，他写道：

1965年，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差不多多出八百万人，前者四千四百五十万人，后者三千六百七十万人。在这些年里，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即技术结构上最有代表性的类别的人数大约增加了一倍。²

赫伯特·马库塞在《一个范围的人》一书中也赞成这一普遍的想法：

在职业分层上有一种同化的趋势。在关键性的工业机构中，“蓝领”劳动力相对于“白领”成分来说减少了。非生产人员的人数增加了。³

最后，甚至在那“通俗的”畅销书《未来的震动》里，阿尔文·托夫勒特别感情奔放地说出这同一想法：

大约在1956年，美国变成了头一个大国，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不再穿工厂或体力劳动的蓝领衣服……就在一生中，一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不仅扔掉了农业的羁绊，而且设法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扔掉了体力劳动的羁绊。⁴

面对着这样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异口同声的意见，那间教室里的学生就难怪马上不再考虑蓝领工人，转而去研究有关

青年和意识的理论,以探索前进的道路了。

但是,虽然在那间教室里记笔记的人会废然断念是可以理解的,这却是件可耻的事。如果他决心再前进一步,他就会发现,白领和蓝领这两个名词是被用在一种特定的和专门的意义上,而不是我们在日常谈话时所使用的意义。

因此,在采取那个学生所没有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前,让我们先弄清蓝领或白领、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毫不含混的”定义。*

根据职业,这一区分根本上是体力的、主要是肉体的或卑贱的劳动与管理的或智力的工作之间的区分。蓝领工人指的是那些用他们的双手而不是用他们的脑力工作的人。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工厂工人或垃圾搬运工、建筑工人或在飞机场给你拿行李的人。人们马上认识到,总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把所有“按时上下班”或“整天累得要死”的人,同其工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有创造力的重要部分并对他们有些意义的医生、律师和行政人员区分开来。工人阶级的工作在报酬和声望方面几乎必然是比较低的。他们日复一日,同医生或律师相比,确实没有什么独立性或控制权。

另一方面,“白领工作”使人想起办公桌后面的人的形象:

* 有些人会反对离开收入、生活方式等等来谈论职业。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由于人们认为美国社会按职业划分分层的“旧”想法决不可能是正确的,这三者已经混在一起了。在关于社会阶级的许多讨论中,甚至根本不提职业,只是用收入来说明社会地位。但是,很值得把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问题区分开来,首先看看职业结构,蓝领对白领,然后看看这些职业所提供的收入,最后看看人们用那种收入所能获得的生活方式。在这样做以前,是很难妥当地得出什么关于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总括性的结论来的。

威廉·L. 怀特的《听话的职员》一书中追求副经理职位的人。要不然也会想起医生或律师这类“专业的”人来。

这些工作的地位和报酬是比较高的，比起那只需呆板机械劳动的工作来，能提供更多的独立性、控制权和愉快。

有些工作处在这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一般地说，这些就是最低级职员的位置。但是，脑力对体力这一根本的二分法是我们关于美国阶级的真正想法。1970年，当建筑工人在纽约闹市痛打学生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惊的反应显然表明了对阶级的真正看法。自由主义者说，“那些恶棍在毒打我们的孩子。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一定都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才好！”

所有那些说建筑工人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并享有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陈词滥调，都被忘掉了。所说的是我们和他们，而他们就是指工人阶级。因此，如果我们要根据实际政治意义来考虑美国工人的问题，这一简单明了的区分法是我们必须用来作为指南的。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无须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大多数人都用蓝领和白领作为体力和脑力、体力劳动对专业及管理工作的同义语，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可以期望，当引用统计数字时，这些数字是十分具体地以这种二分法为根据的。

然而，问题在于它们并非如此。如果那个怀疑的大学生去看一看人口调查局的出版物，他就会发现，美国的两万多种具体工作并不直接按体力和脑力分类，而是分为十个不同的类别，然后把其中一些类别称为白领或蓝领。它们是：

白领	蓝领	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等	技工和工头	服务人员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机械操作工	农业工人
办事员	杂工(非农业的)	农场主
销售人员		

这种分类法表面上看来挺好。那些类别不是一清二楚，但它们似乎是合适的。虽然二十年来这些类别使评论者们似乎很有理由可以宣告体力劳动的结束，然而，如果这些评论者或那间教室里的一个学生超出这十个类别的范围去看一看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具体工作，他们就会发现那个白领多数非常象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你越是仔细注视，它就越是不可望而不可即。“蓝领”这一范畴的明确定义把它限于从事生产和分配的工人，这些人只是所有那些仍然基本上忙于呆板的体力劳动的美国人的一部分。⁵

首先，“服务人员”被排除在蓝领分类之外。但这一类里有这样一些职业：照管房屋的工人、侍者、行李搬运工、传达、电梯司机、看门人，甚至擦皮鞋的孩子。列举的这些工作乃是美国最低贱、报酬最差的职业的一本“人名录”。然而，当作家们引用“蓝领”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一百分比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人——包括服务人员——都列入中产阶级之内了。服务人员这一类别中的其他人员同样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警卫、守夜人、厨师、管家、医院和其他场所的服务员、理发师、警察和救火员。只有一小撮干联邦调查局特务和侦探这类工作的人还可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

此外，被认为是白领集团一部分的男性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别实际上隐藏着许多工人阶级的工作。邮递员是一个办